

故宮旬刊

再版郎世寧畫第三集及第四集每集定價四元 冊定價一元六角

冊用珂羅版精印內容較前益見精采每冊定價二元

郵費每期大洋一分

西園題跋卷之二

羅浮張 畫孟奇甫著

題文徵明真蹟

徵仲少從吳文定公游、師法眉山、李頎伯見之曰、何至隨人步趨、始變其法、稍窺魏晉、精緊沉著、有從容閒適之趣、遂能步塵唐雅、齊肩宋元、我朝書家、鮮有其儔、獨區區於筆牘中摹索古人、故往往爲法所縛、又字字一律、不能變化、止工行楷、而草聖概未之聞、今人稱書、必曰文祝、不知二公亦自有工拙也、如

清畫院畫十一月月令圖之十二月景

題張東海真蹟

名法家、徵仲高處、可爲引繩吏、而緩急皆宜、希哲高處、不過爲舞文吏、緩則便澁、急則奔忙矣、故文卑則刻畫無鹽、祝卑則攝入蛇鬼、大謬文蘊藉而祝豪宕、亦人品殊也、吳兒善自位置、更相爲重地、當東南都會、聲價易於蜚騰、第以古人當前、不過如何李文章、在我朝則爲晚唐而已、或曰、徵仲之書、與汪伯玉之文、皆千篇一律者、余亦以爲知言、

東海以草書名一時、嘗自謂大者勝小者、陳公甫謂其好到極處、惡到極處、故評



說明見本刊第一期

題汪伯玉詩卷

書者目爲狂誕、不知其出聖母帖也、聖母帖自是長沙別一門戶、其中有蝸牛老角、科斗脚肥、及縫衣匠剪子者、皆是古法、特不善用耳、夫不善用古法、既爲東海、近有某子甲者、又不善學東海、遂至狂縱自肆、如病狂人、更復使酒、吾何以觀之哉、

士、伯玉能詩不能書、居常小小應酬、即半指赫曉、亦皆倩然筆、故然書遂噪一時、時雲杜李太史本寧、亦不能書、凡有所撰述、亦皆其弟本石代書、二公並以此卷更爲然得意筆、萬曆庚寅、余游新安、館穀伯玉太函中凡半載、得然書最多、皆爲友人持去、獨此卷及伯玉贈余詩一挂幅存耳、然故舊人子、時人往往以遊伯玉故、爭購其書、所得金錢、可治中人之產、

(接第二版)



雨歇遙天海氣腥
樹連僧屋雁連汀
松風謾行人少
雲白山青冷畫屏
戊申九月六日
予從昆陵歸虞山
風雨霽寒中有啜茗焚香之樂
八月晚晴喜而書此
吳歷并題

說明及吳歷小傳、並見本刊第十七期、

失寸心知、余重裝此卷、款款者久之、

題豐人翁真蹟

皆爲勾欄中搖錢樹子耗盡、別余之明年、卒以隨謁而死、歲戊申、余分司吳關、嘗移書伯玉介弟仲嘉、求其後人於溝壑中而不得也、然死之明年、伯玉亦相次遊岱、伯玉之詩與文、及然之書、其聲價亦相次遞減、杜少陵曰、文章千古事、得

道生人翁有書才而未俊、有書學而未融、時輩見之、謂其諸體咸備、能不歛衽、

一以古人當前、便覺神氣頓索、獨於狂草、得意處、往往可以主觀顯素、即出其下、亦能走文太史祝京兆之上、願者也、其論書、於唐不取賀知章、徐季海父子、宋不取蘇子瞻、黃魯直、元不取鮮于伯機、明不取宋南宮、王履吉、昔余友王元美謂其當別有意、余固反唇、若詹應鳳謂其枯硬不脫、遂病形骸、又如巨室老奴、事事慣習、而無家主差奴使婢之概、則又未免爲豬嘴關矣、詹頗以書自名、遺蹟具在、能有一筆可望人翁脚板否、

贈藥編 清長洲吳 綰撰

夫挈

雖喜易挈幽蘭、恨弟沉疴日痼、李夫人不忍一回首重休武陵恩愛矣、親親可憐、從此只須懷夢草、相思何必返魂香、後曾非遙、願言自愛、

作手勢

兩兩牢牽、雙雙病困、終何結局、負此情通、得娛花對酒、半刻一時、同死同歸、含笑入地矣、前幸非遙、目迷心死、良人側近、羣從譁然、只得強作無情物也、畢竟忍不定、與兄作一手勢、幾被窺破、入痕輾轉、愈覺無心、顧影憐娟、低聲尋喚、如聞君至、留連夢緣、非弟相持、即君見挈、深情一往、多有雙飛久遠之談、不知此何徵也、應是想濃、結成顛倒耳、小影雙返、非有別故、因邇來朱顏非舊、綠鬢朝新、不忍再入鏡中、故少刪舊稿、聊抹丹青、待學鶴灘一手存陋質耳、描成奉伴、勿戀戀此卷也、

寵卿

寵卿六字韻絕、非得足下第一名流、何能得此品題、芬類達於神馳、如視傾城人至矣、弟久希萬戶、聞名更切、記得誦詩云云、合楚仙佳字、吾兄必曲摹妖麗而名之、如此佳人、無負玉郎粘愛矣、弟煩煎在心、猶可破喜、仁兄當以知情爲念、莫嘆離人、

本院新出版物廣告

故宮週刊合訂本第 二十一冊定價四元

啟禎野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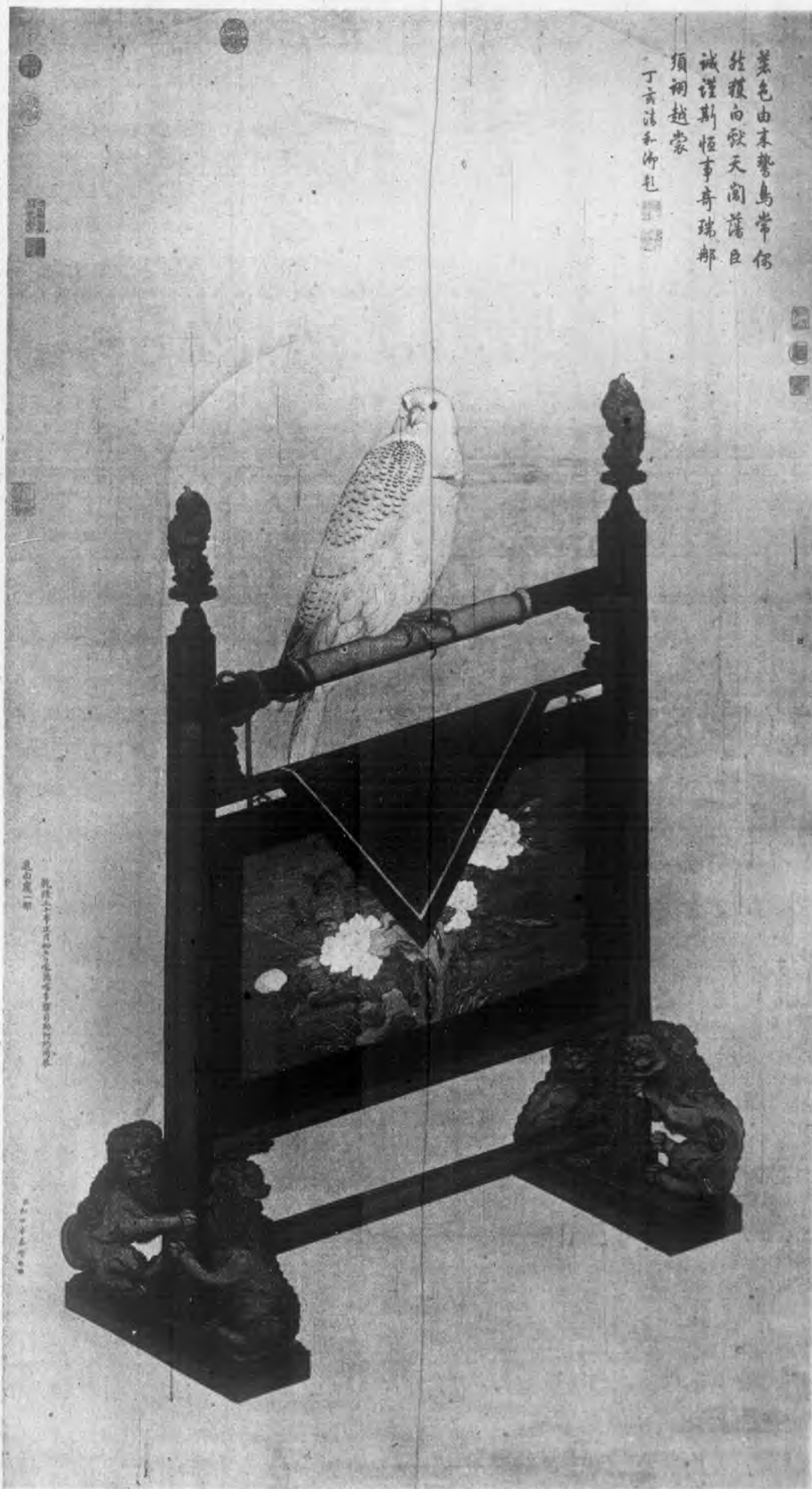
此書十六卷清無錫鄒濬撰內載明天 孝宗貞帝 凡人物 事蹟 甚夥 已見 於前

宋薛紹彭雜書卷出版廣告

總發行所 北平上河街故宮博物院出版發行所

郎世寧畫白鷹

筆色由宋警鳥常信
於獲而發天閣落臣
誠謹斯恒事奇瑞那
須視越蒙
丁亥清和御製



清雍正御墨之一

絹本、設色、縱五尺五寸八分、橫三尺五分、款署乾隆三十年正月初五日、喀爾喀多羅貝勒阿爾賽進白鷹一架、臣郎世寧恭繪、鈐印三「恭」畫、
右上端有清高宗御題、鈐印二、「惟精惟一」、「乾隆宸翰」、石渠寶笈續編著錄、
郎世寧小傳、詳見本刊第十一期、

清雍正御墨之二

御墨

御墨

雍正年製

雍正年製

林石逸興卷之一

明燕人薛論道撰

多少花衢柳陌、盡是前冤宿債、
溫香軟玉、更比青萍快、羅幃四
下開、干戈十面埋、亡身滅國、
商紂烽烟害、斷魄消魂、楚王雲
雨臺、哀哉、傍州密密排、悲哉
、英雄不自裁、

財

人道黃金可愛、我怕黃金爲害、
忘身殖貨、那個能長在、金臺塵
已埋、錢山今在哉、紫標黃榜、
萬世爲譏誡、錦帳燭新、看來總
禍階、貪財、朝朝鬼病揣、輕財
、時時笑臉開、

氣

造化本乎一氣、一鼓寒乎天地、
天人一體、喜怒哀亡係、呼吸宇
宙彌、卷舒星斗稀、志爲將帥、
六馬無拘繫、義用中和、七情貴
轉移、剛分、凜然不可極、方兮
、浩然養所宜、

戒驕風

看了他一言一動、盡都是七擒七
縱、唱的是鴛鴦燕侶、彈的是鸞
交鳳、機關千萬重、牢籠天地空
、翻雲覆雨、盡是桃溪夢、巧語
花言、吹來柳陌風、相逢、千金
一笑傾、假紅、家貲彈指中、

又

命世才、因他斷送、好田宅、由
他踢弄、行止呵被他喪了、有聰
明、成無用、浪花逐轉蓬、山盟
隨去風、羅幃錦帳、恩愛千金重
、水盡鵝飛、飢寒二字窮、囊中
、歸來一洗空、驕風、誰能有始
終、

容集撫言

江都容集葉采芳杜著述
宣銅香爐原委考論(續)

(又云、延及寶藏、所銘之物、
并以鑄爐、愚謂宜銅非因金寶增
重、且各物渾雜其中、豈徒無益
于銅質、而銅質因之反瀾矣、况
佛殿銅無多、(接第四版)

明 吳 令 打 魚 圖 摺 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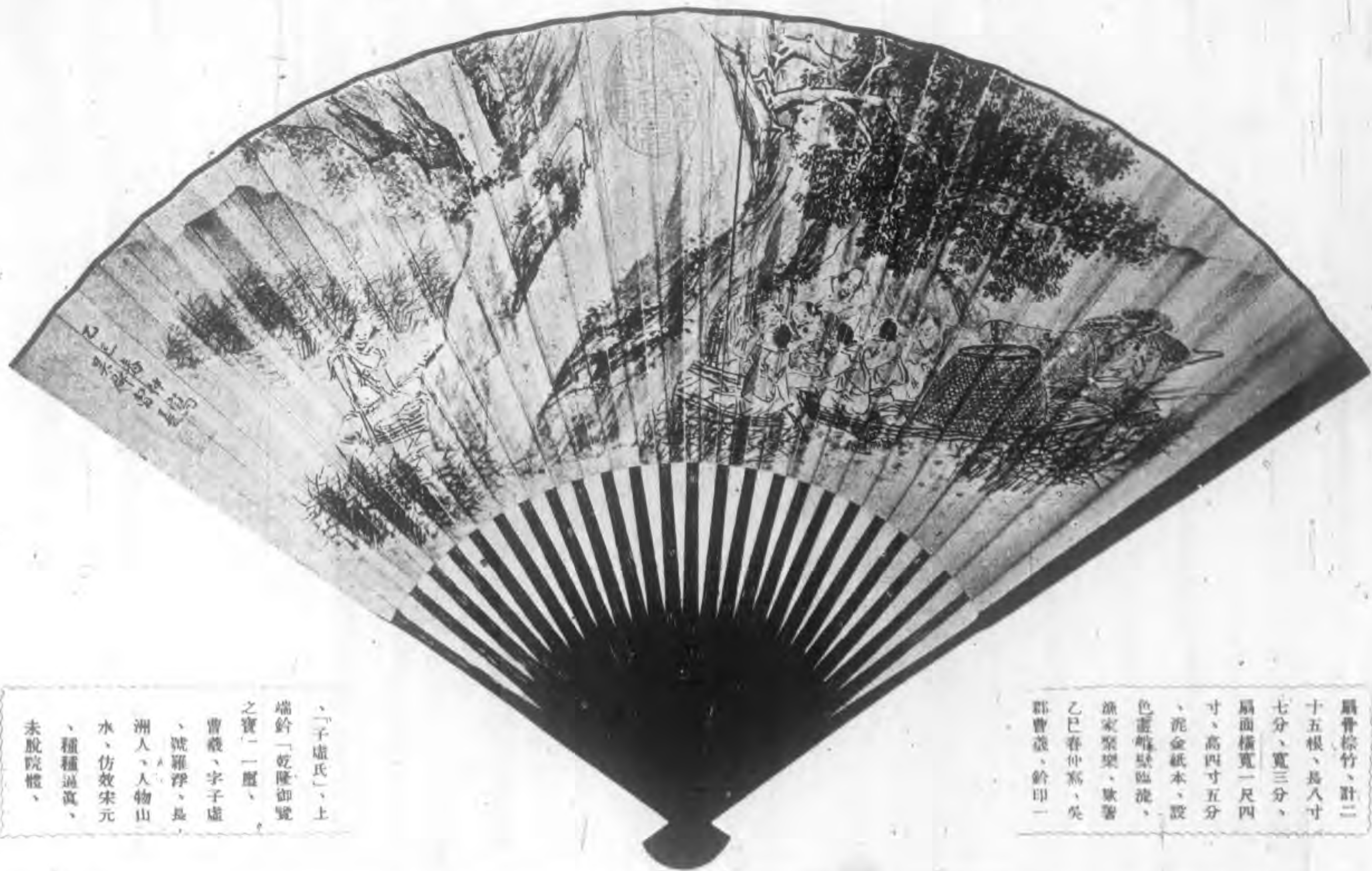


扇骨棕竹、計十六根、長九寸九分、寬五分、扇面橫寬一尺五寸八分、高五寸三分、泥金紙本、設色畫、垂柳清溪、漁舟撒網、款署己卯二月、意如吳令、鈐印一、

吳令、左上端鈐「乾隆御覽之寶」一璽、吳令、字信之、號宣遠、又號幻樞、又號意如、吳縣人、工畫花卉禽鳥、山水絕似元人、

相傳仍鑄佛前供器、間以作他器則有之、若云鑄爐皆用此銅、無稽之言也、至宣宗時、復以前貢之銅、詔問良工、銅何法煉、乃能極精、奏須六煉、則現珠光寶色、異恆銅矣、宣宗曰、盡十二煉、煉訖、置鑿銅篩格上、置鎔以赤炭、其精液先滴、則格上者作他器、故宣宗之爐、特精於他器者、以先極量於銅、而復致養於火也、凡銅之尋常者、其性剛峻、鑄物轉易充足、惟多經煅煉、又加鋼篩鎔滴之、精液乃益稠膩、質愈柔緩、以入模範之中、偶爾失候、往往周流難到、有欠完整、故宜爐嵌補者甚多、謂之補充、其法扇甚精、會聞南京皆有局、次第其美惡而賞罰之、故有南局北局之分、南稍輕而北稍重、精工則一也、

(未完)



扇骨棕竹、計二十五根、長八寸七分、寬三分、扇面橫寬一尺四寸、高四寸五分、泥金紙本、設色畫、垂柳清溪、漁舟撒網、款署己卯二月、意如吳令、鈐印一、

「子虛氏」、上端鈐「乾隆御覽之寶」一璽、曹義、字子虛、號羅浮、長洲人、人物山水、仿效宋元、種種逼真、未脫院體、